

楔子

若說，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是生與死。

那麼……最殘忍的欺騙呢？

很榮幸的，劉牧葳在數個小時前剛剛親眼目睹。

對劉牧葳來說，世界上最殘忍的欺騙，絕對不是撞見男友背著自己挽著別的女人的手，而是那個女人竟然是男友的妻子，自己成了破壞別人婚姻的第三者，兩人的戀情就跟男友妻子肚裡的胎兒一、樣、大！

睜不開眼睛。

因為狠狠地痛哭了一整晚。

但，人是醒著的，所以可以聽見住家附近某棟某樓的鄰居，一早就忘我的把音響開到最大，讓五月天阿信的獨特嗓音肆無忌憚的流洩。

你哭的太累了 你傷的太深了

你愛的太傻了 你哭的就像是末日要來了

OH~

就像是特地唱給劉牧葳聽似的，這首〈傷心的人別聽慢歌〉的每一句都這麼直白、貼切。

若不是母親焦急慌忙的喚她，只怕她會放縱自己就這樣繼續癱在床上，浸泡在鹹鹹的淚海裡，一整天。

強行用手撥開浮腫的眼皮，頭重腳輕的下床去，剛打開門，就看見母親攙著虛弱的父親從房間走出來。

「爸怎麼了？」她悚然清醒過來。

「吃壞肚子了。早就跟他說過別亂吃，東西壞了就該丟掉，他這死腦筋就是講不聽，再怎麼省著吃也不能省成這樣，這下好了吧，省出毛病了！」劉母一方面生氣，一方面也是心疼，不住地數落這不讓人省心的丈夫。

對於爸媽之間吵吵鬧鬧的幸福，劉牧葳早見怪不怪，只得安撫著勸說：「媽，好了，別說了，我們先送爸去醫院吧。」老爸的臉色還慘白著呢。

「不不不，不是我們，妳不用去，我帶妳爸搭計程車去醫院就好了。剛好妳今天休假，一會兒妳換身衣服，代替我跟妳爸回『來豐鎮』喝喜酒，喜帖和紅包我放在房間梳妝台上，就搭秀巒阿姨的便車一起下去。動作要快，別磨磨蹭蹭的，妳秀巒阿姨的車中午過後就到，記得幫妳爸向陳叔、陳嬸他們說聲抱歉啊。」

母親連珠砲似的叮嚀，讓劉牧葳原就發脹的腦門彷彿置身外太空，直到大門砰的一聲被關起，她才回過神來。

……所以，她得去喝喜酒，在她被男朋友狠狠背叛的第二天？！

呵，老天爺對她還真是仁慈。劉牧葳扯了扯嘴角，哭笑不得。

她沒得選擇，只好換了衣服，硬著頭皮搭上秀巒阿姨的車，一起回來豐鎮參加父親的小學同學的兒子的結婚喜宴，這也就是為什麼她現在站在這裡的原因。

流水席下午六點才開始，一行人抵達主人家的時候還不到五點，屋裡屋外喜氣洋洋的熱絡氛圍，讓劉牧葳都快招架不住。反正誰也不認識，代替爸媽送上紅包，

勉強瞎說了幾句客套話後，她索性趁大家一個不注意，倉皇逃離現場。她雖不是土生土長，好歹小時候也曾跟爺爺奶奶在來豐鎮住過一段時間，想起這些年只在相片裡見過的老家就在不遠的彼端，心想，不如回去瞧瞧，哪怕爺爺奶奶早已不在，哪怕此刻她手邊並沒有老家大門的鑰匙，能站在門口看上一眼也是好的。

黃昏時分的來豐鎮，暑氣消退，夕光映著街道，細微的塵埃在光暈裡飛旋漂浮。劉牧葳根本不記得上一次回來是什麼時候的事情，觸目所及的來豐鎮和記憶裡的樣子早已相去甚遠，她只好靠著幾個醒目的舊地標，比如來豐高中、市場碗粿攤販、雜貨店……拼湊出回家的路。

原以為會萬無一失，不想，待她意識回籠，自己已然不知身在何方。連著幾戶人家皆是大門緊閉，劉牧葳又一次落得沒選擇的境地，只能鼓起勇氣往唯一敞開著大門的那戶人家，踏著夕光小心走去。

站在門口，劉牧葳從眼前為數不少、累排而去的書架判斷，這應該是一間書店，而且還是一間二手書店，爆多的書量不只把書架擠壓的快要嚴重變形，就連走道也堆的滿滿都是書。

明明曾經光鮮亮麗，被主人愛不釋手的閱讀過，沒想到最後卻被淘汰放到這裡來，這些書肯定沒料想過自己有一天會是這樣的下場吧？

唉，她又何嘗不是……以為是被人捧在手心上疼愛的真愛，不想，就是個打發無聊的玩具罷了。

她甩甩頭，暫時甩掉堵得心口發疼的低落情緒，揚聲問：「請問，有人在嗎？」唯一的回應，來自第一排書架上的一隻黃底斑點小貓。許是被劉牧葳的聲音打擾了，睡眼惺忪的抬頭看了她一眼後，就又趴了回去。

連貓都不理她，真慘。她自我解嘲的搖搖頭。

劉牧葳邁開步伐往裡頭走幾步，發現店裡並非沒人，櫃台裡坐著一名老婦人，微駝著背，兀自低頭看書。不知是太過專注還是根本沒聽見，老婦人一動也不動，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書中世界，對於劉牧葳的出現更是直接採取不看、不聽、不理的三不政策。

也許，老婦人正沉溺在某個精采絕倫的篇章裡吧！劉牧葳可以理解這種一旦專心起來就澈底忘我的時候，索性就不再打擾，抱著既來之則安之的心態，逕自逛了起來。

隨手從架上抽出一本半舊的小說，翻了幾頁，劉牧葳被故事內容吸引，追逐起了起承轉合，發現這本書裡的主人翁和自己有著極相似的感情遭遇，都一樣被愛之信之的人所欺騙。被惹出兩眼淚花的劉牧葳心頭湧現一股強烈的衝動，想買下這本書。

「請問，這本書怎麼賣？」

老婦人依然沒搭理她，倒是小花貓突然從架上縱身一跳，劉牧葳因而看見張貼在書架側邊的購書規則。

原來櫃台上擺了一個「善良投錢箱」，買書人挑中滿意的書後，自己決定書的價

值，把錢投進箱子即可把書帶走。

劉牧葳看著手裡這本引發共鳴的書，認真地思索著自己到底要投多少錢才合理。驀地，目光不經意看向手上那枚如今看來諷刺無比的求婚戒指……

據說這枚號稱是每個女人心目中的夢幻藍的品牌鑽戒很昂貴，可對她來說，戒指再貴，也比不上一個真心懂自己的人來得更珍貴，尤其是在經過昨天那場巨大的情感衝擊後。

倘若這枚戒指給她帶來的只是沉痛的傷心，讓她對人性失去信心，她還不如拿來換手上這本書，至少，書還能陪她走過悲傷……

下一秒，劉牧葳走向櫃台，毫不戀棧地拔下戒指往箱子裡投去，帶著書，轉身翩然離開二手書店。

說也奇怪，方才一度被困禁在此，彎彎繞繞走不出去，沒想到一轉眼，苦覓不得的老家竟就在不遠的前方，門口的含笑花寂寞蕭索的佇立著，似是在等候著她的到來，她靜靜地凝望，不知怎地，眼睛就濕潤了。

是夜，結束喜宴趕回台北後，劉牧葳躺在床上，那本從二手書店買來的書就擺在床頭。

不知怎地睡不著，總覺得被愛情傷得支離破碎的身體裡，似有一股聲音在召喚她……

召喚著被愛情遺棄的她。

召喚著她的歸去、召喚著她的重新開始。

第一章

午後，陽光燦爛如流金，穿透玻璃帷幕，寫意地潑灑在廣新集團總部寬敞潔淨的地板上，映出一層淺金色的瑩瑩光澤。

費了一番周折，好不容易爭取到企業贊助經費，陸櫟離開廣新集團財務部時，樂得都快要中風了。

他踏著流金，走在光澤瑩瑩的地板上，心情像塗了蜜似的，步伐飛揚宛若一名芭蕾舞者，甚至幾次難忍興奮地親吻手中的支票。

瘋了，真的！

若是眼前走來一個人，只怕他還會衝上前去抱住對方，大聲吶喊萬歲！

陸櫟會這麼高興不是沒有原因的，對一個經費嚴重不足的偏鄉高中棒球隊來說，能夠拿到這筆十萬塊的贊助，根本就像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。

有了這筆錢，未來一年，不只來豐高中棒球隊的訓練經費不用愁，扣除林林總總的必須花費後，還可以添購手套和球棒……

陸櫟滿腦子都在想著要怎麼花這筆錢。

然而當腦中的計畫走完一整年，輾轉來到下一個年度，殘酷的現實就像一盆趨近凍結的冰水，倏地潑向陸櫟打從方才就不斷發熱的腦門——

澎湃的思緒瞬間冷卻，陸櫟整個人清醒過來。

定了定神，恢復一貫冷靜思考的陸櫟，理智地搖了搖頭。

不行，還是得省著點用，雖說未來這一年可以暫時不用為此發愁，但是這類的體

育贊助經費向來爭取不易，誰知道明年、後年、乃至於大後年……是不是還有這樣的機會和運氣。

陸櫟二話不說，立刻刪除腦中奢侈的敗家計劃。

那顆號稱擁有最強大精算能力的腦袋，立即將這筆錢又重新仔細規劃一番，嚴實核抓每筆可能的支出，務求每一分錢都精準的花在刀口上，絕對不允許有一星半點的浪費。

陸櫟天生對數字有著別人所沒有的敏感度，思緒明快邏輯清楚，不管是吃飯睡覺洗澡走路，通通都不影響他用最快的速度，在腦中建構出一張結合財務收支的執行計畫表。

曾經有個人對他說，他若從商，將會是個很棒的生意人，他可以給他機會。

但對陸櫟來說，人生不該只有賺錢這個選項，應該還有更多更多的可能。

而他現在就在挑戰這些所謂的更多的可能。

用他自己爭取來的機會。

原本一門心思都擺在經費規劃上頭，直到敏銳的耳朵察覺到有一串腳步聲正朝這裡接近，陸櫟本能地抬起頭——

前方有群人，團團簇擁著一位重要人物，正浩浩蕩蕩的往陸櫟的方向走來。

看見被包圍的重要人物，陸櫟深邃而清冽的眸底，一抹幾不可見的異色倏忽閃過，機警如他，連忙閃身躲向轉角一個大型觀賞植栽的後方，盡可能的將自己的身影妥貼地隱藏起來，從頭到尾沒有半點遲疑。

直到那群人經過眼前又澈底遠去，陸櫟這才重新走了出來。抿著唇，黑眸幽幽地望向人群中遠去的背影，臉上表情諱莫如深。

許久，薄唇輕扯，帶點玩世不恭的散漫少年氣質的他，吹了吹額前的髮。

「呼！好險！」

說真的，方才要是被逮到，他今天肯定很難脫身。

不過也正是因為他不惜冒險前來，才順利為球隊爭取到經費，拿到這張寶貴的支票，不是嗎？嚴格說來，這應該可以說是一次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」的概念實踐，若是能運用到棒球場上，應該也是個挺不錯的戰術。

陸櫟自我解嘲的歪了歪唇。

腳跟一旋，轉身，陸櫟當場楞住，整個人像是被點穴，完全無法動彈。

「陸櫟？！」

驚詫中揉著一股乍喜的男嗓，讓陸櫟無奈地閉了閉眼。

螳螂捕蟬黃雀在後……誰來告訴他，這隻黃雀到底是什麼時候出現的，為什麼他半點都沒注意到？

眼見逃不掉，陸櫟索性摸摸鼻子，乖乖束手就擒。

不，他是自投羅網。

陸櫟擠出花一般的笑容，主動迎上前去，「嗨」字的音階才發了一半，就被突如其來的一記猛烈撞擊打得潰散飛揚，陸櫟的胸口也跟著隱隱作疼。

「你這臭小子，回來怎麼也不說一聲，我好去接你。」

被抱緊處理的陸櫟苦笑望天。

「呃，你要不要先鬆手，我、我……快要喘不過氣了……」

宋捨才不管，楞是多抱了一會，才心滿意足的放開陸櫟。

「是不是想清楚了，願意回來幫董事長了？太好了，這樣做就對了！雖說你現在還年輕，也不能老窩在那個小學校裡虛度光陰。」宋捨一把搭在陸櫟肩上，「見過董事長沒？走，剛好我有事要找董事長，我們一起過去。」

相較於宋捨的激動、主動，陸櫟卻是一動也不動。

饒是宋捨再遲鈍，此刻也從陸櫟臉上淡漠的表情嗅到了不對勁，「怎麼了？你不會還是不想回來幫董事長的忙吧？」

「從來就沒考慮過。」陸櫟一臉淡笑地望著宋捨。

宋捨不能理解他為什麼就是不肯，這可是別人求都求不來的好機會，難道他就不想好好地發揮他這身天分和才能？

「為什麼？陸櫟，你明明那麼優秀！你若能回來，董事長一定會很高興。」

「我的人生從來就不是為了讓他高興才存在的。」

宋捨瞬時語塞，和陸櫟有幾分神似的俊逸臉龐上明顯寫著失望。許久，啞啞低喃，

「……我還以為你今天來是已經回心轉意。」

「抱歉。」陸櫟真心道歉。

宋捨理解的拍拍他肩膀，儘管覺得遺憾，「董事長知道你今天會來嗎？」

「當然不知道，否則我還能在这悠哉悠哉地逛大街嗎？」

宋捨一臉狐疑地望著陸櫟，「那你又是為什麼來？」

陸櫟天生是個倔脾氣，能夠不踏進這裡一步，就打死不來。換言之，他既然來了，就肯定有事。這也就是為什麼宋捨一見到他，便誤以為陸櫟是打算接受安排，進入廣新集團。

「領支票。感謝貴集團熱心公益，願意贊助偏鄉孩子的棒球夢，我謹代表來豐高中棒球隊向廣新集團致上十二萬分的謝意。明年的黑豹旗全國高中棒球大賽，我保證，我們一定會表現的比今年更好！」

即便內心再不喜歡踏進這裡一步，可為了爭取棒球隊的經費，陸櫟願意勉為其難的走一遭。

「就只是為了這個？！」宋捨簡直不敢相信。

「當然！因為廣新集團是所有提供贊助的單位裡，最慷慨的一個啊。」十萬塊欸，陸櫟晚上睡覺作夢都會笑。

宋捨都快要厥過去了。這個陸櫟是腦子壞掉了吧？只要他願意，他所能擁有的又何止是這區區十萬的贊助經費？！

「陸櫟，你明明可以擁有更多。」

「我不需要更多，十萬塊恰恰好。當然，如果你願意出資認養球隊，我們來豐高中也非常歡迎。」眸光閃爍頑皮。

宋捨真是拿陸櫟沒轍，「完全認養我恐怕沒這能力，友情贊助一二還是可以的，回頭我讓人寄張支票過去。既然回來，晚上一起吃飯。」

「不了，球隊週末還要訓練，我今天就得趕回來豐。下次吧，下次我會狠狠地敲你一頓的。」

「不過去跟董事長打聲招呼嗎？」

努努嘴，沉吟須臾，「還是別打擾大忙人了。」聳肩，揮揮手，陸標轉身大步離開。

宋檢無言目送陸標離去。

其實他很羨慕陸標，正因為羨慕，所以不能理解，明明就是個人才，卻偏偏只想窩在偏鄉小鎮當老師，唉，真的是很可惜。

走出廣新集團，陸標抬頭看了看頭頂上這片晴朗的天空——

可以想像，他離開後，宋檢肯定又要對著他的背影唉聲嘆氣個老半天，說什麼好可惜之類的老話。

對陸標而言，可不可惜這種事，別人說的都不算，得他自己說了才算。至少截至目前為止，陸標都不覺得當一個偏鄉教師有什麼好可惜的。

這原就是他一直想要從事的工作，打從他很小、很小，還是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屁孩時，他就已經在心裡立定了這個志向。

他想要像外公、外婆當年那樣，守護偏鄉的孩子，守護這些一不小心就會被粗心又自私的大人們忽略掉的孩子。

不過，他也不是個滿腦子空有理想，不用現實為何的傻瓜，絕對不會天真的以為夢想可以靠吃空氣就能活，錢還是很重要的。

像現在他就覺得心裡特別地踏實。

陸標拍了拍背包裡的支票，心情美美的，昂首闊步地準備搭車回來豐鎮。

車站大廳人滿為患。

劉牧葳拎著簡單的行囊來到購票窗口，買了一張回老家的單程車票。

距離發車時間還有十幾分鐘，她沒有半點懸念，徑直走向車站大廳的便利商店給自己買一罐瓶裝水。

站在結帳隊伍裡，劉牧葳昔日明亮的黑眸，黯淡地宛若兩灘死水，有泰半時間都呈現失焦狀態，整個人一動也不動，活像尊石雕像，渾身上下散發著一股拒絕和外界產生連結的腐敗氣息。

直到身體被一名拎著大包小包、搶著買飲料的冒失婦人狠狠地撞了一下，劉牧葳才有了反應。

掀眸，冷冷淡淡地朝始作俑者瞟去一眼——

但也就是一眼。

對方沒有道歉，劉牧葳也並未指責，波瀾不興地收回目光。

目光一看、一收之間，劉牧葳不經意地在右手邊的雜誌架上，看見被選作封面人物的自己。

接受W女性雜誌專題採訪時，劉牧葳還處在愛情、事業兩得意的人生顛峰，儘管

只是一襲最普通不過的白色廚師袍，穿在她身上就是特別地自信醒目。

曾經，大家都說她前途一片看好，甚至私下揣測，也許再過不了多久，她就能成為台灣五星級飯店有史以來最年輕的行政主廚。

可誰也沒想到，有一天，她會做出離開的決定。包括她自己。

回應內心的召喚，劉牧葳毅然決然的辭去H酒店餐廳主廚的工作，拋下令人欣羨的大好前程，揮別她親愛的家人、她狼狽不堪的愛情，一個人離開她自小熟悉的城市，選擇回到記憶中的老家重新開始。

這是她經過反覆思考後所做下的決定，並不是一時衝動為之。

原因很簡單，在信任瓦解的同時，心，也跟著支離破碎，她無法自欺欺人，假裝自己很好、沒有受傷，勉強自己繼續扮演那個光鮮亮麗的美女主廚，扭曲著心繼續她熱愛的烹調。

離開，對現階段的劉牧葳來說，是她所能想到最好療癒自我的方式。

她需要一個人慢慢地舔拭傷口，慢慢地把在愛情中破了洞的心，一針一線地重新縫補起來。

如果……她還可以的話。

未來或許不確定，但，這並不能動搖她的決心。

想想，這應該是自己最後一次以美女主廚的身分，接受雜誌專訪吧？

儘管過去三天兩頭就接受採訪，但她總是因為太忙碌，而不曾仔細地讀過雜誌內文。說真的，她也很好奇，編輯們都是怎麼描述她這個人的。

行動顯然快過她的腦袋，待她回過神，劉牧葳發現自己已經伸出手，從雜誌架上抽出「自己」。

泛著冰涼的手指，翻開銅西紙質的封面，內頁裡那張她和伙伴們一起攝於廚房的相片，像被施了魔法，瞬時將她腦中的思緒拉回了那一天……

專業而純熟的烹調技藝，源源不絕的創意，加之天生對味道有著不同於一般人的超凡敏銳度，讓二十九歲的劉牧葳，在清一色幾乎是男人天下的料理界中脫穎而出，一舉躍上台北H酒店的主廚行列。

尤其當她甜美的臉蛋，如傳奇般第一次出現在雜誌封面後，名氣不脛而走，「美女主廚」的封號就此如影隨形。

此刻，這位美女主廚剛打完中午的硬仗。

偌大的中央廚房裡，一改方才用餐時段的忙碌步調、緊張節奏，緊繃不再、放鬆自在，空氣裡瀰漫著一股戰鬥後，靜好的舒適與愜意。

劉牧葳和幾個伙伴站在水槽前，一邊慢條斯理的刷洗鍋碗瓢盆、刀叉杓筷，一邊遊刃有餘的接受亞洲銷售第一的W女性雜誌的專題採訪。

水聲嘩啦嘩啦……

「請問劉主廚，妳都已經是主廚了，為什麼還堅持親自清洗這些鍋碗瓢盆？很多廚師都把這些工作交給菜鳥，為什麼妳不這樣做？」

彎唇，綻開淺笑，「在我的團隊裡，不只我要清洗這些鍋碗瓢盆，每個人都應該要這麼做。原因很簡單，這些鍋碗瓢盆不只是鍋碗瓢盆，而是伙伴，是我們團隊中的伙伴！身為一位廚師，如果連自己的伙伴都不去照顧，又能煮出什麼令人感動的好料理呢？」

話落，不只其他廚師們點頭認同，就是一旁的攝影師也用連按快門的方式，表達自己對劉牧葳的敬意。

這絕對不是漂亮話而已，但凡跟劉牧葳工作過的人都知道，這位美女主廚真的很會照顧伙伴，提攜新人從不藏私。

「Chef！」

聽見菜鳥助理廚師小橋的呼喚，劉牧葳立刻放下手邊的工作，抹淨雙手，快步朝小橋看守多時的大湯鍋走去。

接過助理廚師手中的湯杓，舀了少許湯汁到小碗裡，湊到嘴邊嚐了一口。

她一手叉腰，一手輕輕托住湯碗，微眯著眼眸，專心感受湯汁滑入口腔之後，給味蕾帶來怎樣的衝擊、留下什麼程度的韻味。

沐浴在自然光暈中的甜美臉蛋，有一種迷濛的美感……

「小橋，說說看你怎麼熬這鍋湯的。」

看得出來小橋有點緊張，雙手緊緊抓著圍裙邊角，深呼吸了兩口，他壓抑內心的忐忑，鉅細靡遺的把每一個步驟、添加的香料，全都說給劉牧葳聽。

劉牧葳低頭，陷入沉吟……

小橋大氣不敢喘一聲，眼睛瞬也不瞬的盯著劉牧葳。

對劉牧葳來說，不過是幾秒鐘的靜默，對菜鳥助理廚師來說，卻彷彿過了一世紀之久。

小橋緊張得手心直冒汗，心臟更是撲通撲通亂跳。

劉牧葳霍然睜眼，轉頭看向小橋——

「味道掌握得不錯，香料的比例拿捏得恰到好處，不只提升湯汁的豐富度，也保留了蔬菜原有的鮮甜。不過，我建議你下次可以調整一下放蔬菜的順序，比如說把紅蘿蔔提前，會讓湯頭的滋味更香醇成熟。」話落，不忘對小橋豎起了大拇指，鼓勵這個年輕人。

「謝謝 Chef，我下次改進。」好學的小橋趕緊抽出隨身的小冊子，龍飛鳳舞的把劉牧葳的建議寫下來。

他才來一個禮拜，小冊子已經寫滿了劉牧葳給他的指點。

劉牧葳嘉許地拍拍他的肩膀，轉身走向刷洗的位置。

這時，一股漸漸濃郁的香氣飄來，強烈地誘發了劉牧葳的飢餓感，她突然想起自己午餐還沒吃呢，下意識的就喊——

「David，你是跑到火星去煮麵了嗎？聞香不會飽，麻煩快點帶著你的麵回到地球好不好，大家都快要餓死了！」

遭到點名的 David，挺著媲美懷孕三十六週的肚臍，正經八百的行舉手禮，朗聲回答，「報告 Chef，我一直都在地球，因為太空船太小，太空總署禁止我搭乘。」

劉牧葳實在是好氣又好笑，橫去一記眼刀，大刺刺的開口就是恐嚇，「你回嘴啊，你回嘴啊，當心餓到我一粒細胞，信不信，明年中元普渡，本主廚我先把你打得像豬頭，接著把你開腸剖肚，送你上供桌。」邊說還不忘高舉手上沾染著泡泡的湯杓，作勢要K人。

這其實也沒什麼，劉牧葳不過就是想要小小的恐嚇一下 David，大家見怪不怪，誰叫他們這位主廚甜美的只有長相，至於言行舉止嘛……咳咳咳，就是現在看到的這模樣。

文雅一點說，就是比較大而化之、不拘小節啦。

問題是，現在廚房裡還有外人在啊！

「Chef，注意形象。」一旁的副主廚扯了扯劉牧葳，對她猛使眼色。

「幹麼，你眼睛中風喔？」

面對如此粗神經的主廚，副主廚白眼都快翻到後腦杓去了，只得咬牙明白提醒，

「我的主廚大人，妳還在接受採訪！」

劉牧葳頓覺腦門一涼……

完蛋了！她竟然忘了自己還在接受採訪……劉牧葳心裡圈圈叉叉到了極點。

W女性雜誌做了一個專題企劃，廣邀各個領域的傑出女性，希望透過採訪每個人一路走來的心路歷程，藉此砥礪更多的女性讀者勇敢找尋自我。

為了力求採訪的真實與寫實，W女性雜誌特地派來一名資深採訪編輯和一名攝影，貼身跟隨劉牧葳一整天，藉以深入了解她工作時候的形象。

問題是，她工作的時候根本沒有形象可言啊！

早知道就不該答應公關部的請求，接受什麼鬼採訪。

劉牧葳一臉尷尬地對著雜誌社的人笑了笑，頂著漲紅的臉，低頭奮力刷洗湯杓，咬牙質問身旁的副主廚，「你幹麼不早點阻止我？」

前提得是她能夠被阻止啊！副主廚很無辜，只能苦笑以對。

「劉主廚跟同事的互動……好、好有趣。」採訪編輯含蓄地說。

「哈哈，哈哈……」劉牧葳表情尷尬，一逕傻笑，心裡卻在滴血。

毀了毀了，這下完全去了了啊，從今天開始，她劉牧葳美女主廚的甜美形象，就像變了心的情人，一去不復返了。

當天深夜下班，男友傅子新一如既往的開著愛車來接她。

劉牧葳一坐上車，安全帶都還沒繫好，就別過哭喪的小臉，對著駕駛座上的傅子新大吐苦水，「學長，人家今天幹了一件蠢事——」

劉牧葳劈里啪啦地就把白天發生的採訪小插曲，一五一十的全都給傅子新說了個清楚明白，終末還不忘唉了幾聲，以示痛心疾首。

傅子新忍俊不禁，別過頭，一雙黑眸深情的望著劉牧葳，口吻寵溺地對她說：「我的葳葳怎麼這麼可愛！」舉起手指，往劉牧葳鼓得像小河豚似的臉頰，親暱地捏了一下。

「別以為一句可愛就可以撫慰我受創的心靈。」儘管嘴巴這樣說，劉牧葳心裡卻

覺得甜甜的，這應該是每個戀愛中的女人會有的毛病吧，總是心口不一。

「那……如果加上這個呢？」

傅子新不知道從哪裡變出一枚鑽戒，從容地遞到劉牧葳面前。

天啊，是每個女人心目中的夢幻藍品牌欸！

劉牧葳簡直不敢相信，瞪著一雙美目，滿臉傻氣的望著傅子新手中的鑽戒。

「今、今天又不是我的生日……」她訥訥的說。

「傻學妹，這可不是生日禮物。」

傅子新取出鑽戒，傾身上前，一把拉起她的手，不由分說地就將鑽戒套進她纖細的手指。

劉牧葳小小的掙扎了一下，長期在廚房工作，她的手明顯不像一般女孩柔細，每次傅子新握她的手，劉牧葳就會忍不住自卑，總會下意識的抗拒、想逃。

偏偏傅子新不讓她閃躲，仗著天生力量的優勢，仗著劉牧葳永遠無法對他說不，不費吹灰之力就把戒指牢牢地套在她手上。

劉牧葳怔怔地望著手指上燦爛的鑽戒，覺得眼前的一切，美得不像是真的。

「葳葳，我就是喜歡這樣的妳，永遠都那麼率直純真，即便是幹了蠢事，也特別可愛迷人。」

劉牧葳覺得自己的腦袋暈乎乎地厲害，「……我、我又沒有答應要嫁你，你怎麼可以自己把戒指套在我手上？」

「因為妳愛我，不可能拒絕我。」傅子新自信的說。

「你少臭美！我才不愛你！」劉牧葳嬌嗔不依，加之驚喜來的太突然，一時叫人無法消化，心慌意亂的劉牧葳握著粉拳，不假思索的就往傅子新身上揮去。

「嘔……」傅子新捂胸、彎腰，發出一記痛苦悶哼。

驚覺自己可能出手太重，劉牧葳嚇到了，「學長，對不起對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……你、你沒事吧？都怪我不好，我老是這麼沒輕重的……」

劉牧葳內疚的語無倫次，忽然，一堵溫暖無比的胸膛將她整個圈住，叫她完全無法動彈。

「學長？！」

「葳葳，曾經，我們錯過彼此，這一次，我絕對不會再讓這樣的事情發生。」

「學長……」

她和傅子新是破鏡重圓的前任情人。大學的時候，他們愛得轟轟烈烈，可惜隨著傅子新赴美留學，原是眾人看好的愛情，最後卻宣告無疾而終。

這些年，劉牧葳心裡始終沒有真正放下傅子新，兩人的分手並非是不愛了，而是距離造就了不安，才讓這段曾經轟轟烈烈的愛被迫淹沒在青春的記憶洪流裡，徒留下遺憾。

所以在失聯多年以後，當他們都在歲月的流轉下蛻變成真正的大人，傅子新再一次出現在她的生命裡，喚醒她沉睡多時的感情，劉牧葳看著昔日青澀的男孩，變成了眼前事業有成、迷人穩重的成熟男人，她心裡再清楚不過，自己根本無法抗拒這一切，唯有臣服。

「葳葳，我愛妳，嫁給我吧！」

她望著傅子新，覺得胸口都快要被眼前的幸福給漲滿之際，腦中突然想起一件事——

她咬了咬下唇，「那、那麼……你跟她的離婚官司……」她吶吶的問。

「我的委任律師告訴我，官司很快就能圓滿落幕了，這陣子妳為我承受的罪惡與委屈，將來我都會一一彌補，我再也不要跟妳分開。」

儘管兩人再次相愛的時候，傅子新已經著手離婚官司，可離婚官司一天沒有落幕，劉牧葳就不免有一種介入他人婚姻的罪惡感，內心不是不掙扎的。

倘若不愛，事情還好解決，大不了就是一拍兩瞪眼，誰也不欠誰，然而就是因為有愛，才特別令人為難，越是掙扎越是深陷。

畢竟他們已經錯過一次，難道還要再錯過第二次？

所幸像這樣昧著良心和傅子新在一起的日子，就快要結束了。

她知道她不溫柔，很多時候都大刺刺的像個男人婆，儘管如此，傅子新都還願意喜歡她，這樣一個男人，她根本無法拒絕。

沒想到自己也有守得雲開見月明的一天，噙著喜悅的淚水，她慎重地做出神聖的應許，「嗯，不分開，要白頭到老，要天長地久。」

當時的劉牧葳真心相信，她和傅子新的愛情將會是天長地久，不曾想，到頭來竟是謊言一場。

哪裡有什麼離婚官司，那不過是傅子新用來哄她的說詞，從頭到尾他跟他的妻子都好的很，他們夫妻期待已久的第一個孩子，就在傅太太的肚子裡一天一天的長大，而她，充其量不過是他幸福婚姻外的一點小刺激。

想起傅子新曾經的溫柔和殘忍的欺騙，劉牧葳仍覺得自己快要不能呼吸，雙手緊握，微微顫抖，心痛地閉起眼睛……

第二章

「小姐？小姐？」

不帶情緒的呼喚，驟然在劉牧葳耳邊響起，讓原本要汨濫的傷心緊急煞車。

劉牧葳睜開眼睛，看見穿著便利商店制服的年輕女孩，一臉狐疑的望著自己，當下立刻清醒過來。

可惡，她居然忘了自己還在排隊結帳，滿腦子都被那口口聲聲說要丟棄的破事給佔據。

「抱歉。」劉牧葳收拾紊亂的心緒，趕緊把手中的瓶裝水和零錢交給店員。

「小姐，這裡只有礦泉水的錢。雜誌拆封，視同購買。」

後知後覺的劉牧葳這才想起，除了礦泉水，她還從架上拿了一本雜誌。

「不好意思，請稍等我一下。」

她從身上的背包掏出皮夾，手忙腳亂的翻找出一張百元大鈔和幾枚硬幣。

還差一塊錢！她緊張得手心直冒汗，翻了又翻……不會就這麼剛好吧，不多不少，偏偏就少了一塊錢？！

聽見身後傳來不耐煩的呼吸聲，就連店員都微微蹙起眉頭，劉牧葳從沒這麼糗

過，臉孔臊紅的厲害，像是隨時就要滴出血似的，渾身冷汗如瀑，澈底浸透她後背上的衣料。

「沒錢就不要買啊，幹麼浪費別人時間。」隊伍後方傳來輕蔑的批判。

她不是沒錢，好歹她也幹了不少年的餐廳主廚，她只是不習慣身上帶太多現金，加上剛剛買了車票……

抓出提款卡，儘管手微微顫抖著，劉牧葳盡可能的不讓自己表現得太慌亂。

「很抱歉，我、我馬上去領錢。」

就在這時候，不早不晚，不快不慢，一隻配戴著 G-Shock 運動錶的男性臂膀，猝不及防地橫過劉牧葳眼前，修剪乾淨的俊秀手指捏著一枚十元硬幣，輕輕放到收銀機旁的桌面上。

「我幫她付。」

男嗓十分年輕、乾淨，有種與眾不同的清冽與柔潤，很是悅耳。

劉牧葳第一時間別過頭，朝聲音的方向看去，穿著橘藍雙色款修身連帽運動薄外套，肩上掛著一個黑色背包的瘦高身影，已然轉身離去。

黑色背包上好像印著字，可惜字太小，距離又遠，她看得並不真切，就只看到深色牛仔褲下套著一雙 N 牌慢跑鞋，步伐俐落地在擁擠的人潮中向前獨行。

劉牧葳下意識地就要去追——

「小姐，沒找錢！還有發票！」店員喊住她。

劉牧葳剛跨了一步，就立刻被迫停下。

分秒必爭的緊張時刻，劉牧葳硬是多耽擱了三秒鐘，好不容易從店員手中接過發票和零錢，她一邊胡亂的往口袋裡塞，一邊急急往那抹背影獨行的方向追去。

一口氣跑過四分之一個大廳，劉牧葳最後在通往 B1 的手扶梯前停住。

不見了，她澈底失去了對方的身影。偌大的車站，哪裡還有那抹鮮明溫暖的橘藍雙色瘦高身影？

她覺得有些失望……

或許對很多人來說，那不過就是一枚十塊錢硬幣，可對於剛被摯愛背叛，對人性光明失去信心的劉牧葳來說，陌生人的舉手之勞，卻令她感覺無比溫暖。

讓一顆被愛情傷得千瘡百孔的心感受到善意，也算是拉回她對人性的一點信心。罷了，既然無法當面致意，就在心裡默默說聲謝謝吧。

劉牧葳揉揉最近總是容易濕潤的眼睛，平復心緒後，轉而來到月台，跳上一輛對號列車的第九節車廂。

準點一到，預告發車的鳴笛聲清晰地響起，車廂門關閉、列車啟動。隨著列車的離去，月台上的人也逐漸變得模糊。

走了，真的走了……

列車離開月台後，一路沿著軌道，頭也不回的朝前方轟隆隆地駛去。

劉牧葳就坐在靠窗的位子。

她抬眸略略掃了四周幾眼，整個車廂滿滿的都是人，行李多到隨時都有可能把頭頂上的行李架壓垮。

不管是攜家帶眷，還是三五好友相邀，抑或是歸鄉的遊子，每個人臉上不約而同的掛著笑容，人人神情輕鬆、愜意又自在，歡聲笑語此起彼落，把整個車廂填補得既熱鬧又擁擠。

唯獨劉牧葳身邊，像是有一處真空區域，又或者是一道無形的藩籬，將她圈劃在眾人之外，格格不入。

她神情淡漠地望向窗外，一幅幅彷若電影畫面的景致自眼前飛掠而過，快得幾乎叫人無法捕捉的同時，彷彿也在告訴她，愛情又何嘗不是如此，從來就是不可抓握的虛渺。

就像她對傅子新愛之信之，換來的卻是他的謊話連篇。

若不是親眼看到傅子新的妻子挺著五個月的身孕，劉牧葳真的不敢相信，傅子新是這樣的人，竟會這樣待她。

該死！她又想哭了……

劉牧葳用力的咬住下唇，強忍住哭意。

不想脆弱被看見，索性枕著手臂，把自己大半張臉都埋進臂彎裡，假寐掩飾。興許是這些日子以來受到的打擊太大，身心太過疲累，原本只是假寐，不想竟很快地墜入夢鄉。

但她睡得並不安穩，眉頭緊鎖。

看來短時間內，傅子新的欺騙還會像揮之不去的夢魘般，繼續苦苦糾纏著她。

陸櫟從第二節車廂緩緩地朝第九節車廂走來。

一頭薄短的黑髮精神而青春，長形的黑眸裡光澤流動，眉眼挺秀，輪廓清晰，氣質閒適，面容含笑，毫不怯場地接受他人打量的眼光，十分具有明星風範。

隨著他穿梭而過，不少乘客都在暗自猜想，眼前這枚小鮮肉是誰？該不會是潛力新生代偶像明星吧？一時間，每個人竟都看呆了。

上車前，陸櫟偶然在手扶梯前遇到一對老夫婦，老先生行動不便，老太太又要攙扶先生又要拿行李，一路上可以說是險象環生。陸櫟二話不說，單手包辦兩人的行李，還熱心地把這對老夫婦領到他們的車廂。

「我看你小伙子實在是心好人又俊，將來一定可以娶個美嬌娘。」老先生用帶著鄉音的老嗓對陸櫟說。

菱唇一彎，陸櫟笑咪咪答，「那就承伯伯吉言嘍！」

安頓好老夫婦，陸櫟才起身去尋自己的座位。

許是週末假期前夕，車廂裡的走道甚是擁擠，好不容易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，看見隔壁座位上的女乘客，陸櫟楞了一下——

是方才那位少一塊錢的小姐。

陸櫟歪頭一晒，嵌在清俊容顏上的烏黑眉眼，笑意吟吟的望著睡得天荒地老的「少一塊錢小姐」。

她還真能睡，縮著身子不說，半張臉埋在臂彎裡，整個人都快對折了。這麼不舒服的姿勢，難怪她要皺眉。

陸櫟勾了勾嘴角，卸下背包，小心翼翼地在「少一塊錢小姐」身旁的空位坐下。怕會吵醒她，他足足花了近一分鐘，才脫掉自己身上這件橘藍雙色的修身連帽外套，放鬆的靠向椅背，坐好坐滿。

咚！手臂上明顯傳來重量。他偏頭看去，髮絲烏亮的微沉腦袋就挨靠在他的臂膀上，陸櫟怎麼看都覺得這姿勢太不符合人體工學了。

斟酌片刻，陸櫟決定幫她調整姿勢，伸手托住歪靠的腦袋，慢慢地將來自左手邊的傾斜脖頸推回去。

好了，大功告成！想著路程還遠著，不如也眯一會兒，陸櫟拿起外套往臉上一蓋，誰知手臂上再度傳來重量。

看來，他覺得舒服的姿勢，對她來說未必如此。

想了三秒，陸櫟決定不理，索性睡了起來。

只是，陸櫟睡得也不好，一股幽微難辨的淺淺香氣，頑強如藤蔓，不斷地鑽進他的呼吸裡，糾纏住他的呼吸，搗亂他的心緒。

不過是在列車的座位上睡了一覺，醒來，睜開眼，劉牧葳腦中閃過的第一個念頭竟是好累。

不誇張，這種感覺就像是剛挑戰爬完一座大山，耗盡所有體力，以致於渾身上下都有種使不上力的疲憊感，脖子、手臂、腰肢……更是無一不僵硬痠麻。

她勉強抬起一隻手，捏了捏僵硬的肌肉，發現列車正靜止在月台。

「也不知道是到哪裡了？」她喃喃嘀咕著往車窗外察看。

夕陽餘暉映在月台上，將站名照的又紅又亮，下一秒，劉牧葳宛若遭到雷擊，整個人從椅子上跳了起來，抓過行李，想也不想的就往車廂外狂奔。

鳴笛聲響起的時候，她人還在列車上，劉牧葳顧不了許多，心一橫，一鼓作氣地就往月台跳去。

上一秒，雙腳才剛踉蹌落地，下一秒，就聽見身後的車門倏地關上，劉牧葳再轉頭，就看到列車已然離站，前後不到一秒鐘，想想還真是僥倖又驚險。

劉牧葳揚起手臂，先是胡亂的抹著鬢邊的冷汗，接著又猛拍胸口，好給飽受驚嚇的自己順順氣。許久，待呼吸恢復和緩，她一手拎著行李，一手捏著車票，心有餘悸的步行出站。

劉牧葳的老家位於來豐鎮，是個靠近南部山區的小偏鄉，從市區搭乘往來豐鎮的縣公車，約莫要一個半小時的車程。

五歲以前，劉牧葳一直跟著爺爺、奶奶住在來豐鎮，之後被爸媽接到台北就學，能回來豐鎮小住個幾天，成了她每年寒暑假最期待的一件事。

然而國中畢業後，隨著爺爺、奶奶相繼過世，她也好些年不曾回到來豐鎮，若不是上次臨時代替爸媽回來參加喜宴，只怕她都要忘了這曾帶給她滿滿美好回憶的故鄉。

上次匆匆站在老家門前一看，寂寞蕭索的感覺一直縈繞於心揮之不去，雖說這些

年父親隔三差五就會回來瞧上一眼，若是不得空回來，也不忘找人幫忙打掃環境，但少了人氣，再大再好的房子也注定要冷清下來。

輾轉難眠了好幾個夜晚，她想，不如回來開家小食堂吧！

遠離過往，重新開始，一針一線地把破洞的心重新縫補起來的同時，也一點一滴的把人氣重新注入老家。

思及此行她給自己立定的目標，心開始迫不及待了起來，連帶的步伐也明顯加快許多，三步併作兩步，轉眼，劉牧葳已經來到縣公車乘車處。

雖然已經十一月，天氣還是熱著，票亭裡的老電風扇轟隆運轉，卻也解不了太多暑氣，只是個聊勝於無的概念罷了。

劉牧葳彎身對著售票窗口裡的售票大姊說：「麻煩到來豐一張，謝謝。」

售票大姊低頭滑手機打發時間，頭也不抬，懶懶地答，「已經沒車了喔。」

「沒車了？！」

劉牧葳當場傻眼，後腦杓一陣涼意……

售票大姊暫時把目光從手機螢幕上抽離，一臉古怪的望著劉牧葳，「最後一班到來豐的車是五點。」邊說邊指向劉牧葳後方牆面上的大時鐘。

白色的鐘面，黑色的指針，清楚的顯示目前時間是五點三十六分。

面對這趟狀況連連的回家之路，劉牧葳真是無語問蒼天。

不過這也凸顯出偏鄉的不易之處——交通著實不便利啊！當然，也要怪她自己疏忽了，還當自己是在台北，公車、捷運一應俱全。

「大姊，請問還有沒有其他的辦法可以到來豐鎮？」

售票大姊搔搔頭，想了想，「從這裡走出去，左手邊有排班叫客的計程車，妳可以搭計程車到來豐鎮。」大姊繼續低頭滑手機。

思來想去，好像也只有這個辦法了。

劉牧葳謝過售票大姊，到提款機領了錢，然後拎著行李走出縣公車乘車處，遠遠地就聽到計程車司機們正扯著一把沙啞的嗓子，努力招攬生意。

「有人要搭車嗎？隨叫隨走，一人三百，不用等，馬上到，舒服又便利。有人要搭車嗎……」

「請問，有到來豐鎮嗎？」

生意上門，司機喜得立刻轉過身來，「來豐鎮喔，當然有啊，一趟三百就好。」

以前回來都是一家人開著車，就算是上次回來喝喜酒，也是搭秀巒阿姨的便車，劉牧葳從來沒在這種地方搭過計程車，老實說，她也不知道多少錢才合理。

沉吟須臾，點點頭，算是接受這價格。

在沒有其他選擇的情況下，只要能安然將她送到一個多小時車程外的來豐鎮，別說三百，就是五百她也還是會接受，因為她真心不想鮭魚返鄉的第一天，就把自己搞得披星戴月、狼狽不堪。

「來來來，搭第一輛車，我們馬上出發。」司機殷勤地領著她，快步走向排在車隊最前面的第一輛計程車，並且幫忙打開車門。

「謝謝。」

劉牧葳剛坐進車去，愕然看見裡頭一動也不動的安靜身影，半點心理準備也無的她當場被嚇了好大一跳。

車、車裡有人？！

聽見動靜，原本閉目養神的陸樑睜開眼睛，別過頭，對上劉牧葳那雙閃動著光澤，光澤裡明顯有著驚怖的大眼睛，心裡立刻閃過一種無法形容的奇妙感覺。

不會吧，有沒有這麼剛好，居然又碰到她！

意外之餘，陸樑還覺得有點想笑……

因為不知道「少一塊錢小姐」跟自己目的地相同，方才列車到站時，陸樑並沒有叫醒她就逕自下車。

還記得當時的她根本是睡翻了，素面朝天毫無防備。

陸樑還是第一次見到像她這樣的年輕小姐，長相明明甜美可人，卻睡得如此沒心沒肺沒形象，但她運氣似乎還不錯，並沒有睡過站。

陸樑不認為她是認出了自己，會表現的如此詫異，應該是沒料到計程車上還有另一個人，所以算是驚嚇成分居多。

怕自己少了生意，司機趕緊解釋，「小姐，這個少年仔也是要去來豐鎮的，一個人我是收三百啦，你們兩個我收五百就好。」

劉牧葳尚在猶豫之際，一個低沉男嗓條地響起——

「兩個四百。」

劉牧葳別過頭，瞬也不瞬的望著一臉淡定對司機喊價的人。

那人有著一雙極黑、極深的眼眸，在這光線略顯不足的車廂裡，卻意外地明亮澄澈。乍看之下，隱隱覺得清冽而銳利，然而隨著散漫笑意在他嘴邊化開，倒像是個頑皮的大男孩。

「四百？」司機皺眉，搔搔頭，「啊，好啦好啦，今天最後一趟，收你們四百就好。」一副遇到高手，沒轍的樣子。

「這價錢可以接受嗎？」陸樑轉而問她。

意識到他是在問自己，劉牧葳點點頭，「……可、可以啊。」

直到車子駛入車流，劉牧葳還在納悶，她剛剛怎麼會答應？

她膽子也真是夠大了，隨便就答應跟個陌生人共乘！現在想想，好像是被他那雙眼睛不冷不淡的看了一眼後，腦子就不清醒了。

唉唉唉，好端端的，為什麼會這樣？劉牧葳忍不住敲了敲腦袋。

記得小時候常聽爺爺說，金光黨很厲害，只要上前跟人說幾句話，就可以把人哄得一楞一楞的，乖乖把身家全都掏出來，最後落得悽慘無比的下場。

等等，她不會湊巧就遇到金光黨之流吧？

不好太明目張膽，劉牧葳只能技巧性的用眼角餘光，偷偷瞄向左手邊不動如山的身影，努力想從對方身上找出什麼蛛絲馬跡。

車廂裡，幽靜而深黑，車外的流光，清楚地映亮他的立體側臉、捲翹長睫，光線明暗交錯間，帶著矇矓而恍惚的光與影，看著看著，劉牧葳忽就閃神一楞。

這傢伙未免也長得太好看了！五官深邃又俊逸，甚至可以用漂亮來形容，嵌在稜

角分明的臉孔上，顯出幾分英氣。

年紀看著不大，有幾分大男孩的青春氣息，不過只要等將來入了社會歷練個幾年，肯定會長成極迷人的成熟男性。

當然，前提得是他不走歪路。人一旦走了歪路，成了金光黨，長得再好都是渣。

「有什麼問題嗎？」

劉牧葳回過神，抬眸，發現對方不知道何時別過頭來，不早不晚的將偷窺的她逮個正著，心不受控制的跳了好大一下。

「呃……我、我……咳咳咳咳……」她被自己的口水噙到。

劉牧葳簡直要糗死了，心虛的眼珠子滴溜溜的轉，拚命地迴避任何可能的四目交會，小臉熱烘烘的燙著。

忽地，目光偶然落在他背包上的文字，劉牧葳兩隻眼睛瞬時瞪瞪，又驚又喜的指著，「你是來豐高中棒球隊的？」

陸櫟低頭看去，白裡透粉的橢圓指頭，就指在他背包上印著來豐高中棒球隊字樣的位置。

挑眉，「有什麼不對嗎？」

「沒，沒有什麼不對，而是太棒了！」劉牧葳興奮的一把拉住陸櫟的手，「我小弟是唸體中的，他今年也參加了黑豹旗全國高中棒球大賽。」

話題岔的很快嘛，小姐！陸櫟瞟了一眼那隻緊緊抓著自己的手，容色淡淡，並未說什麼，眸底卻有幾分饒富興味。

「你……」見他容色淡淡，劉牧葳不免在心中納悶的想，他不會不記得了吧？年輕人的記憶力應該沒這麼糟才對。

疑惑之際，就聽見他揚著淡淡的嗓音說：「最後一局把來豐電得很慘，終止在十六強的體中？」

「對對對，就是那個體中！」像是獲得共鳴，劉牧葳點頭如搗蒜，「聽我小弟說，你們是第一次參加黑豹旗，沒想到就一口氣打到十六強，還跟體中在延長賽纏鬥許久，是很可敬的對手。」

「是體中實力堅強，才能在最後連連擊出安打，逆轉勝了來豐。」他持平客觀的說。

她看他覺得不容易，十七、八歲的高中生，骨子住著飛揚不馴的靈魂，最是在意輸贏，他卻不因落敗而惱怒酸語，很不錯！有前途！劉牧葳當下對他生出許多好感。

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她興致勃勃的問。

「陸櫟。」

「陸櫟，告訴你的隊友，一定要再接再厲喲，明年黑豹旗大賽若又再遇到體中，換你們逆轉勝。」她興奮地說。

陸櫟看她一點都不像是在開玩笑，忍不住打趣地問：「妳小弟不是體中的嗎？難道妳不希望他贏？」

「但我是來豐鎮的人啊，自然要挺來豐高中棒球隊。再說，也該有人挫挫我家小

弟的銳氣，否則他還以為棒球界沒人了，年紀輕輕，就已經驕傲的兩個屁股都快翹上天。」

陸櫟當場失笑，沒辦法，她的形容太鮮明，讓人想著畫面就忍不住發噱。

「妳跟妳小弟的感情一定很好。」

「哪有！他老嫌我東管西管，很煩，一天到晚跟我吵架鬥嘴，恨不得我永遠消失在他眼前。」她自我解嘲的笑說。

通常越愛鬥嘴，代表家人感情就越好，自家人若是連鬥嘴都懶，那是把對方當空氣，跟陌生人有何兩樣？她這樣的抱怨根本不是抱怨，反而是種甜蜜的炫耀。陸櫟這樣以為。

「我沒想到妳竟然會是來豐鎮的人。」陸櫟突然說。

位處偏鄉的來豐鎮，由於少了人為的開發破壞，附近藏有不少天然美景、登山步道，每逢週末假期，總有不少外來客會來朝聖。

她看起來很面生，加上她一副搞不大清楚來豐鎮交通狀況的天然呆模樣，就連跟計程車司機殺價也不會，陸櫟直覺以為她是隻身來旅行的外地遊客。

她俏皮的吐吐舌頭，「也不完全是，就小時候在這住過一陣子，但也十多年沒回來過了。」

挑眉斜睨，好奇地問：「是什麼原因讓妳想回來？」

突如其來的問話，扯開了傷口上沁出的組織液所形成的保護膜，讓猝不及防的劉牧葳頓覺心頭一窒。

她咬了咬下唇，壓抑住那似有萬針椎心刺骨的疼，神情落寞的轉而看向車窗外，許久，幽幽地嗓音在光線不明的車廂內輕輕響起……

「想重新開始。」

方才說起棒球，眼前的她還眉飛色舞、兩眼發亮，不過才幾秒鐘的時間，這女人像是瞬間褪了色彩，整個人明顯黯淡了下來。

是錯覺嗎？她的聲音聽來似有哽咽，破碎的聲線令人心疼，那一度被笑容擠壓的眼角，也隱約有淚光閃爍。

陸櫟直覺聯想，是不是因為心中藏有不愉快，所以方才在列車上，她即便是入睡，兩道秀眉始終沒有半刻的放鬆，一直緊緊的蹙著，像打了無數的死結。

劉牧葳總覺得自己的心一直在下沉，無止境的往下沉……

不，她不能再這樣下去了，她得盡快讓自己振作起來，不可以再這麼懦弱地放任自己陷在泥淖裡賴著不起了。

她打起精神，努力撐起笑顏，回頭看向陸櫟，「我打算在來豐鎮開間小食堂，賣些好吃的私房料理，到時候你……」話未說完，鼻子突然一陣搔癢難耐，「哈啾——」

劉牧葳狠狠地打了個噴嚏，她尷尬的揉揉鼻子，「好像有點冷。」憨憨地傻笑著。她，真是個令人擔心的傻瓜！

「不是好像，是真的變冷了。看來妳是真的很久沒回來，都忘了這個季節的來豐鎮早晚溫差大，特別容易讓人感冒。」

陸櫟打開包包，從裡頭抽出他的連帽外套，披到她身上，仔細攏好。

劉牧葳立刻感受到在溫暖之外，還有一股揉著青草般乾淨的氣息，她感激的衝著他笑了笑。

面對眼前這個裹在大大外套下的小小的她，陸櫟忍不住多看了一眼，腦中有一個大膽的念頭竄出來——

真想一把抹去她的傷心，那太不適合她！

然而當他意識回籠，陸櫟發現自己當真毫不猶豫地抬起手，揩去了殘留在她眼角的濕潤。

他的唐突明顯嚇到她，驚訝微張的小嘴老半天說不出話來，就瞪著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，瞬也不瞬的望著他。

氣氛有些古怪，明明方才還聊的開心，卻因為他的突然之舉而變得有些不自在。

「有睫毛掉在那裡，我已經撥掉了。」陸櫟隨口搪塞，想藉此化解兩人之間突如其來的尷尬。

「喔，那、那謝謝你了。」

對嘛，就只是很尋常的舉動而已，沒什麼的。劉牧葳在心裡命令自己不許多想，手卻不聽使喚地往方才被他觸碰的地方摸了摸……總覺得他抹去的不是掉落的眼睫毛，而是她不爭氣的濕潤。

只是，他為什麼要這樣做？這不會太過親暱嗎？

唉，她在亂想什麼？他不過就是個高中生，男孩子單純又直率，人家沒想這麼多，倒是她心裡有鬼了。她在心裡暗罵自己無聊。

「還是要小心點，別貪涼，妳若病了，還怎麼開妳的小食堂？」

劉牧葳狐疑的抬起頭，記得在家時，這種瑣碎的生活叮嚀通常都是她在說，說到都被嫌煩，聽別人對自己這般叮嚀，還是第一次呢！怔怔地看著陸櫟，最後果然還是沒忍住，噗哧一聲笑了出來。

「我有說錯什麼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她拚命搖頭，甜美的臉蛋上有著止不住的笑意。

劉牧葳是家裡的老大，底下還有兩個妹妹兩個弟弟，其中尤以小弟最是飛揚不羈、我行我素，在家的時候，劉牧葳沒少碎念他。

陸櫟和小弟明明都是高中生，沒想到行事作風卻是天差地別，劉牧葳並非故意貶損自家小弟，實在是陸櫟表現的太不像一般的高中生，很體貼、很溫暖，也很……小老頭，可卻讓劉牧葳此刻的心，就像是摻了酵母的麵團，暖暖地膨脹，透著淺淺微甜。

劉牧葳不假思索的伸出手，朝陸櫟的頭頂讚許地摸了摸，「謝啦，陸櫟，你真是個好孩子！我會注意的，多謝提醒。」

好孩子？！

幽深如潭水的黑眸蕩漾著光亮的波瀾，陸櫟想也不想，一把拽下那隻擅自在他頭頂造次的無知小手。

很顯然的，「少一塊錢小姐」把他當成和自家小弟一般年紀的高中生。

只是，她似乎不怎麼理解所謂的雄性動物。

不管是男孩還是男人，天生有著不願被低看的驕傲在，即便他今天是高中生，陸櫟也不認為自己會喜歡聽到異性稱讚自己是個好孩子，尤其還是用拍頭這種對付寵物的幼稚方式，這種感覺就像是被自己喜歡的異性發了好人卡一樣慘。

等等——喜、喜歡的異性？！

陸櫟定定的望著眼前這張甜美的容顏，蹙眉思索著自己的心態……

模樣確實是他會喜歡的樣子，個性似乎也還不錯，儘管有點天然呆，但看得出來是個自然單純的女孩。

就算是現在，她的手握在他掌心裡的感觉，也覺得挺契合的。

陸櫟隱隱覺察自己已然對初識的她有了小小動念，而且並不打算抗拒。

劉牧葳不知道他為什麼突然拉住自己的手不放，她原想從他深邃幽深的黑眸裡瞧出點蛛絲馬跡，沒想到一四目交會，她的心竟就先不爭氣的跳了好大一下，渾身上下更是不由自主的一陣緊繃。

劉牧葳被自己的反常嚇到了，下意識的低頭，迴避眼前這雙令她變得古怪的清冽眼神。

須臾，「咦？」

Crescent